

京剧传统剧目《翠屏山》，濒临失传，今由“谭鑫培艺术研究室”整理改编后复演于逸夫舞台，重现昔日的风采，十分可喜。

上海青年京昆剧团青年男旦演员单元笛，得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华谷云的亲授，他在剧中唱念俱佳，将泼辣旦潘巧云的狐媚、凶悍、无所顾忌、奸诈、阴毒的性格演绎得恰到好处，且展现了当今舞台上难得一见的跷功，让观众大饱眼福。梅花奖、玉兰奖获得者王立军，更有上乘表演。他边式干净、利落，唱腔圆润、规正，显示了文武老生的深湛功力，将石秀仗义执言、疾恶如仇、见义勇为的刚烈个性表现得入木三分。此外，曹剑文所饰杨雄的“惧内”、轻信、犹疑不决，金锡华所饰裴如海的淫秽、委琐，萧润年所饰潘老丈的颀颀、诙谐与正象，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

至今，像《翠屏山》这样被尘封、淹没的传统老戏还有不少，如果我们排除困难，将它们挖掘出来，加以整理改编，不啻可以丰富、充实现有的京剧演出剧目，也将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增添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。

当然，“时世推移，质文代变”。因为时代进步造成的伦理、审美与价值观念的差异与不同，今人对于文化遗产的解读总会注入自己的分析和诠释，从而发现新的内涵及意义，发扬其“民主性的精华”，批判并摘除其不合时宜或“封建性糟粕”。当人们整理“国故”，尤其在整理传统戏曲的过程中，自然会作出如何扬弃的价值评判。

《翠屏山》的挖掘与整理，改编者的努力显而易见。但笔者认为，从演出情况看，整理的力度不够，步子还迈得不大。潘裴私通属于生活问题，反映出潘巧云对丈夫杨雄的背叛；裴如海则淫心不止、违犯僧侣戒律；丫环迎儿是一个不分是非善恶的帮凶。石秀发现奸情，告诉挚友杨雄，乃出于道义与友情，

从冬天而来

徐长顺

从冬天走来。你获得哪些感受？可能的话，我们交流，如果你愿意。

我说：感受多多！我专心看天。也看水的流动。更注意过周围生活在冬天里的人。冬天，很多人在享受！享受冬天的考验。享受等待春天的过程。用心生活的人，会发现：任何时候，都听到生命在歌唱！这种声音，源于心——温暖的声音、向上的声音、春天的声音。那时，我听见自己的血流在体内快乐地歌唱！一条路，从冬天而来，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，我看到了春天招手！

无可厚非；但因为叔嫂抵牾竟至拔刀将三人杀害，便是明显的不顾刑律的“过火”行为了。从这一点看，这出戏曾受到非议，并非全无原因。下面有两出传统戏可作比照分析：

一出是《坐楼杀惜》。宋江知悉其妻阎惜姣与张文远有染，二人龃龉，宋江彻夜未眠。次日拂晓，宋临去，遣落招文袋，及至折回寻觅，袋已为惜姣拾去。惜姣发现袋中藏有梁山头目晁盖书信，以此要挟宋江立下休书，许其改嫁张文远。宋为讨还书信，只得允从。这出戏中，阎惜姣自以为掌握宋江勾结“梁山贼寇”的证据，霸道恣肆，仍欲告官，谋害丈夫，处于穷途末路中的宋江，在被逼无奈的情势下将阎惜姣怒而杀之就杀得合乎情理，观众对宋江是充满同情的。

另一出是《武松杀嫂》。潘金莲因与西门庆私通，并受其唆使，用毒药将武二郎害死，她是犯有命案的。武松诛杀西门庆后，复返杀嫂也合情理。对照上述两出传统戏，《翠屏山》中，石秀怒杀裴如海及潘巧云主婢二人就显得底气不足，理由不充分。观众对于石秀也不会产生太多的同情，也许反而认为他“干预”太多，气量狭窄，做事过头了。

笔者认为，整理者能否抓住潘巧云诅咒丈夫早死好让她与奸夫裴如海“天长地久”的心理，在大剧情不变动的前提下，略作修改：潘巧云受裴如海指使，酒中（或茶内）下毒，欲害杨雄；不料迎儿误饮致死，潘反诬杨雄奸淫不诚，怕事泄露，将婢女毒死。如此裴潘二人狠毒、凶残的面貌暴露无遗。石秀手刃奸人就是“替天行道”，无可责难了。

《翠屏山》在矛盾紧张的情况下，扮潘巧云的牟元笛借用河北梆子演唱，觉得新奇，也符合剧情的需要；但此后又继续延用河北梆子，观众就不能接受了。京剧毕竟姓“京”嘛！

在天明寺里写字最好看的人便是智惠师父，施主们都评价智惠师父写的毛笔字和钢笔字很有大家风范。

前几年，有一位施主的母亲做寿，施主想不出有什么礼物可送，便特意上山请智惠师父帮他抄写了一篇经文，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母亲。施主的母亲收到礼物后很是高兴，拿着智惠师父的手迹在同修中炫耀。结果从那以后，每隔几日便有施主上山来向智惠师父求字，有时来求字的施主太多，所求的经书篇幅也长，而智惠师父又不好意思拒绝，只好让求字的施主排个队，按顺序帮他们抄经。

向智惠师父求字的施主中，偶尔也有跟风凑热闹又不明真相的外地施主。有时候他们见智惠师父太忙，等不及了，便想请戒嗔代笔，每到此时戒嗔总是慌忙拒绝，因为戒嗔的字实在拿不出手。平日里即便有施主拿着戒嗔出版的书让戒嗔签个名，戒嗔也会特意把字签在书前面的白纸上，这样万一以后施主看着实在受不了了，还可以撕掉，又不影响书的整体性。

那段时间，智惠师父只要一有空便坐在书桌前替大家抄上几篇经文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挺久，直到施主们的热情降温才算结束。

有一次，智惠师父有事下山了。那天来寺里的施主很少，戒嗔无所事事，便坐在智惠师父的书桌旁，顺手翻着智惠师父桌上的经书。

那几本都是施主提供给智惠师父抄写经文的母本，其中一本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，装订的样式都与现在的经书不同，文字也是繁体字。戒嗔不觉多看了一会儿。

戒嗔看着看着，忽然觉得书里好像有些不同，在阳光下仔细看去，只见正常

本书名《从北山楼到潜学斋》乃是编者沈建中君所拟定的。我必须承认，当初沈君提出这个题目，我感到有些不妥。人人皆知，施蛰存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擘，以我之才疏学浅，又属晚辈，怎敢拿自己的“潜学斋”贸然与施老的书斋“北山楼”相提并论？

只是在沈君一再建议下，我才接受他这个命题。不管怎么说，沈君编此书，主要是想将我和施蛰存先生多年来往书信公之于众，补充些施老晚年谈读书论学问的资料。确实，我当年能藉着书信往来和施老建立起那样宝贵的忘年交，并能从他那儿不断学到广泛涉猎学问的治学方法，甚至受他那种道德风骨的潜移默化，乃是我个人的幸运。记得每回我收到从北山楼寄来的信件，我都会兴奋得怦然心动，总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，好



作修改：潘巧云受裴如海指使，酒中（或茶内）下毒，欲害杨雄；不料迎儿误饮致死，潘反诬杨雄奸淫不诚，怕事泄露，将婢女毒死。如此裴潘二人狠毒、凶残的面貌暴露无遗。石秀手刃奸人就是“替天行道”，无可责难了。

《翠屏山》在矛盾紧张的情况下，扮潘巧云的牟元笛借用河北梆子演唱，觉得新奇，也符合剧情的需要；但此后又继续延用河北梆子，观众就不能接受了。京剧毕竟姓“京”嘛！

经文中还夹杂着一些隐形的文字，虽然辨认不出是什么字，但感觉是人为用没有墨水的笔划进去的。

戒嗔急忙叫来戒傲。戒傲对着光看了看，也觉得好奇，然后说：“记得金庸的《倚天屠龙记》里面说，有本很厉害的武功秘籍《九阳真经》，最初就是记载在《楞伽经》行缝之间的，难道这本古旧的经书里也藏着玄机吗？”

戒嗔虽然觉得戒傲说得挺玄乎的，但还是产生了好奇心，总觉得这本书里也许真的藏着

重大的秘密，期待着可以把它找出来。

戒傲本想弄些灰覆在纸上去看那些文字的，但又担心弄坏了施主带来的书，所以放弃了。

最后，戒嗔和戒傲两人对着阳光仔细辨认，看得眼睛都痛了也没有辨认出多少字。两人又费了很大的劲，把这些断断续续的字抄写在了字条上，联系起来却发现都是些平常的词语，没看出什么玄机。

晚上，智惠师父回到了寺里。戒嗔说起这件事，智惠师父也大感兴趣。他一手拿着字条，一手拿着那本书仔细查看，忽然间笑了。他说：“这不是什么武学秘籍，只是这几天我抄写经文的时候，顺手把抄写的纸张放在了书上，结果字透过纸张印到了书上。”

戒嗔和戒傲相视而笑。两人傻乎乎地折腾了一个下午，结果居然是这样的。

因为这件事，戒嗔和戒傲被大家笑了好几天。虽然戒嗔挖掘佛经里重大秘密的梦想就这么破灭了，但是戒嗔却没有太难过。

在衡量一件事情的成败时，如果我们只在意无果的结局，当然会抑郁；如果体会了过程的快乐，自然就不会失意了。

好地阅读一番。如今他已去世多年，每当我回忆从前通信的情景，难免有流年易逝、人生无常之感。因此我在几年前就把施老那批信札整理出来，连同我的潜学斋藏书一起捐赠给北京大学。现在藉着沈君所编本书，读者终于能看

来自北山楼的信件

孙康宜

到施老给我的信件的影印本，特别令我感到欣慰，也算是一个纪念。

其实，当年施老不只给我一人写信。只要参考沈建中《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》，读者就会发现当年他的海外笔友数量之多，实在惊人。以一个终日在书斋中努力治学写作的老人，居然还能拿出精力和时间来应付那么多信件的来往，实在令人不可思议。

我就是那些从海外向他“求教者”之一。那时我刚开始研究明清文学和中国女诗人，虽然已在耶鲁大学当起“教授”，但我却把自己视为施老的“研究生”。我经常在信中向他提出有关古籍和研究方法的问题，而他总是每问必答，为我指点迷津，而且还为我旁搜各种典籍和文献，不断托朋友带书给我。记得1986年我刚研究明末诗人陈子龙时，施老就在信中为我列了一个应读的书目，而且还指出每部书的特殊性和版本问题。他知道我在研究明清女诗人，就为我到处搜罗柳如是诗集等。他从前拥有明末女诗人王端淑所编《名媛诗归》（明刊本），抗战时因日军轰炸而毁去——否则他也愿意慷慨割爱。后

来我从日本获得《名媛诗归》及王端淑诗集《吟红集》影印本，施老非常高兴，还请我影印三卷《吟红集》给他。当时我之所以顺利收集到许多有关明清女诗人的资料，大都得自于他的帮助。

后来有机会读施老诗作《读翠楼吟草得十绝句殿以微忱二首赠陈小翠》，更加能体会他对古今才女那种深入独到的认识。在他日记中曾自豪道：“此十二诗甚自赏，谓不让钱牧斋赠王玉映十绝句也。”“玉映”即端淑也。有趣的是，在该组诗中，施老把现代才女陈小翠比成明代的才女王端淑。当初读到施老“何妨诗纬续吟红”之诗句时，我感到非常兴奋，因为那时我刚找到王端淑《名媛诗归》《吟红集》。

1991年底施老送来新年贺卡，是他为纪念陈小翠逝世二十周年而制作的。少年时代的施蛰存与能书能画的才女陈小翠有一段奇妙因缘。他十七岁不到，就为《半月》封面作题词十五阙；主编另请小翠续作九阙。当时有人想将两人联姻，施父颇为积极，但年轻的他“闻之大惊异，自愧寒素，何敢仰托高门，坚谢之，事遂罢”。过了四十多年，施老得到小翠住址，乃于1964年1月前往上海新邨小翠寓所拜访之。当天小翠赠他新印《翠楼吟草三编》，几天后施老即作诗以为答复。此后两人陆续有诗文往来。可惜小翠受不了“文革”批斗，

变

黄惠子

夜晚一寸一寸深入，街上的人开始稀少，更多人躲在麦当劳取暖，休息，或者度过一些无所谓的时间。我看见玻璃上映出一个女孩快步走进来的身影，清晰鲜明，走到某一秒，蓦地就离开玻璃投射，不见了。

人们身穿华丽繁杂的衣裳，拼命以高热量诱人食物填充着胃，他们说胃被塞满了心也就不会那么空。即便是大吃一通过后与什么都没吃之前一样饥饿，他们也羞于承认。

橱窗琳琅，光芒咄咄逼人。流行歌硬是横冲直撞入人在某一时段的记忆，见证着某些情绪的发生。你在盯着谁发呆，谁在远方看你。

当你发现自己变了，你只能选择继续变下去。

云南的石林，位于昆明市的东南面，行程距昆明近百公里，沿途山路曲折，山岭逶迤。一条窄轨铁路穿过山间的公路，直向远处延伸。公路两旁，是绵绵的绿色世界。

车抵石林，已是上午九时许。此时，天色灰蒙蒙的，我们一行人由两位经过专业训练的少数民族女导游带领，进入了迷宫般的国家级游览胜地。

初入石林，就使我们明显感受到了浓郁的西南民族特色。这里，男的被称作“阿黑哥”，女的被叫做“阿诗玛”，连前来游览的客人也都享此殊荣，仿佛我们早已成为了他们大家庭中的一员。

石林的景观极有特点，无数的奇峰怪石纵横交错地排列着，望不到尽头。石林的面积之大，据说是世界同类型石林之最。它占地约有四十多万亩，而可供游览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但游人已经能够从中领略到大自然的无穷奥秘。这里的地貌结构，大多是石灰岩，属有名的岩溶地区，奇峰怪石或如猿似鳄，或像刀如剑，给人以无限的想象。登上石林的最高峰，可以鸟瞰石林全景，这里的石林胜景如狮子亭、犀牛望月、剑花池、莲花峰、阿诗玛



布鲁姆日

陈丹燕

都柏林清晨没太阳时，河水立刻变成棕绿色，大风四起。这是要拉上防风帽才能散步的布鲁姆日。

城中各种步行小组，跟着随身携带绿皮子的尤利西斯厚书的读书人穿梭在时光与虚构中。《尤利西斯》里布鲁姆离开家，穿过马路，到了75号前的大门口，站在窰井盖上望到太阳从乔治教堂那边升起。步行小组的人站在窰井盖上仰望乔治教堂，大家都变成了布鲁姆。

一个作家与他的城市的关系真的神奇，有时他的创作是城市的镜子，有时是它心灵的表达，沿着当年布鲁姆先生走的街道往下走，就是英文老师当年教的down the street，乔治教堂的尖顶落在阴云之中。我想自己远不如乔伊斯伟大，但探索自己居住的城市也有了心得。DOWN DOWN，向乔伊斯致敬。

6月16日从布鲁姆离开家开始，如今全世界的布鲁姆日，按照太阳升起的时间，和书里布鲁姆的都柏林城里漫游的时间，每个城市都有接力朗读，今天开始的时间是在澳大利亚，正午十二点在都柏林国家图书馆，是作家约瑟夫·奥康纳朗读。这一天全世界都响彻尤利西斯，文学今天很光荣。

竟在1968年以煤气自尽。后施老写《交芦归梦记》《翠楼诗梦录》以纪其事。

陈小翠的故事令我心酸，经常使我想古今许多才女的命运。另一方面，施老对才女的看重与提拔，同样令我感动。施老还曾与陈家庆、陈穉庵、丁宁、周炼霞、张珍

一怀等人交往并搜集她们作品。1996年我拜访施老时请教：“您为何特别看重女诗人？”他说：“我看重女诗人，主要是在‘发掘’她们，因为她们经常被埋没。”

到目前为止，我一共撰写了七篇有关施老的文章。可以说，每篇的写作都与我个人当时的研究方向有关，而且都体现了我从他那儿学到的知识和灵感。必须一提的是，最长的两篇——即有关施老《浮生杂咏》和其逃难诗歌——却是今年春天才着笔的。在很大程度上，这两篇的写作完全是沈建中君给催逼出来的。此次蒙沈君不弃，此七篇文章全被收进本书，我也只有对沈君心存感激了。

《从北山楼到潜学斋》序言（节选）

峰，只有走近了融入其间，才能真正感受到每个景点的自然美丽。

当我们进入一个宽敞的溶洞时，导游把它当作了天然的卡拉OK厅。她们站立在高高的台板上，即兴唱起了甜润的情歌。那清脆悦耳的歌声，缥缈缥缈，引来游人驻足聆听。几位阿黑哥情不自禁地与阿诗玛导游对起了歌来。

据导游说，到昆明如果不去石林，是一大憾事。这里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喀斯特地貌，素有“不去石林，不算到过昆明；不去西双版纳，不算真正到过云南”之说。转眼间，我们来到了石林中的一块幽静的空地上，导游开始教大家跳民族舞。人们只用三分钟时间，就在导游的指点下，手拉着手，围成一个大圆圈，跳起了欢快的民族舞。粗粗一看，大家的舞姿还挺像模像样的呢！

屹立于奇峰怪石遍布的石林中，我们自觉年轻了许多。特别与少数民族导游同行，更使我们在感受了大自然魅力的同时，充分领略到了西南民族风情。

呵，迷人的石林！春游洞庭西山，品味碧螺春的美妙，明看本栏。

风景这边独好

看本栏。